# 小倦遊閣集

# 小倦游閣集卷第二十三

## 別集四

### 文一

啓安徽兵備奕嵩先生

部人包世臣再拜啓兵備閣下蓋聞道義同歸窮通異數朝雲既出潁川被河潤之政層風未培淄源困鴻漸之翼豫陽解紱汴瀧鹽車下和泣血工棄頑石然而當時藉其功利後世播其英聲鑑物於肇前言信矣閣下儀振丹山爽珍白脈詞鏗金響辨煥春華撫以智府寧照靈臺靜鑑然而武城之車既驅南州之榻未下雖泄臣者四齡就小學七歲成文章擁書

比於百城決泉壯乎千斛然而東范滂攬轡之志懷
耿介馳射之心倚閭待米班筆詎投旅次集寒范袍
莫贈正平遊許刺字空懷仲叔買肝口腹無累十載
仰高情於今稱遠識世臣不才嘗從事於斯已而乃
需斗升乞簽庾為是踏跙囁嚅之態哉然而納約自
牖不我先相得恨遲貢身非昭古之人有行之者矣
且向隅則滿堂不樂片災則前期劾功閣下亦何吝
接以一見之勞周以一舉之費不使世臣得吐其伊
鬱致其涸撲也耶夫誠蓄于衷哀應金石情切于語
牲感神明方今星次已回數始將撰相鄉思于歲晚
羈愁集于窮途為詩廿卷寫其幽懷閣下取而讀之

進而教之庶幾毛生之言不謬乎有物郭公之度見信乎人倫矣世臣再拜謹啓

代宋兵備請誅旱魃文

蓋聞五材斟化六氣與隆和扇易爾功合亭毒著人依之道鍾水息之靈斯皆神御清臨政擁幼艾以生物為心以牖民為職方今

內禪禮崇與讓一德重輪象著八軸脈濡玉燭光凝金鏡明握正宜休徵甘露雨符十日之期詎見物潤重陰膏屯詳里而迫乃沫未扶疎時當溽暑功需破塊濡之澤枝五旬之驕蹇不悛一歲之告登無及樛木焦巷謀

井蒸枯熱侵姑射灼瀰寒水煩入涼臺銷流礪石若
謂吏實失型謫有示象則無狀之責當在一身豈有
赫之感濫加萬井鎔禮格拜興射親暴露待食土龍
致忱黃犢精誠若接閶闔如開迴泱辰以來望雲得
雨轉瞬之間欲雨不雨密知膚寸來自西郊遍擬朝崇
空合東岳締日浴于淺清羊頻歸于翠微則知大生
布施二坎支流豈有為梗肆妓妖一獨便隅如旱魃
為虐者乎景山揭蓋時以雨師慈駱下車遂仆羊角
自愧涼薄無能感戚厭是用虔告嚴祇肅迴畢聽迅施
左指除暴戢民早揮右戈決梗宣化一夫之誠可以
上達于天百里之膏竚待下施于地豈其植璧無靈

張弧未脫深藏少室巧寄蜂房而鈇律可究災黎無救也耶至于城隍專司同此守土如漏網於吞舟終索鮒于枯肆是則吏識素餐神靡虛賽斯民何辜幽顯幷厄聿請命於目前甘自棄乎人道未敢晉以朱綫望迷登乎翠旌惟貽靈爽用沛滂滂耶

此戊午閏六月廿四日作也時兵備所屬五府一州之境皆苦旱兵備設壇祈禱甚虔入閏月每有雨勢輙被風散兵備告世臣曰僧道依議拜疏殆難上達得吾子文或能伸此悃懇耳世臣既屬稿翌日兵備書十三通焚禱各廟午後始歸署入申起雲酉而大雨竟三日平地水尺餘廿八日鄰邑

請祈旱
祭文

縣以廿五日有雷自江口擊旱魃由魯港追至繁
昌西門外斃于廁中告兵備戚以大熟其稿傳至
皖江為朱文正公所見遂手書詢兵備而招世臣
至其署即贈詩所謂覽予禱雨篇濡墨舁商羊遂
令萍蟜歸不用誅巫尫者也其明年浙江之狹港
老擅呂仙降乩言此文太激切雖未能不雨然迫潭
神明終當鐫級後兵備游擢少司寇竟緣事降補
少僕鬼神之道杳昧難測附記于此以告來者

程孝婦傳

歙孝婦程氏祖某父某年十九歸同邑監生吳渠堂姑氏患痼不審程侍藥除穢家人難之越五載舅以腹滿昏絶至再三程禱于灶神刲左股和藥以進神稍定然竟不起明年渠堂沒于都程撫子女持門戶有稱于鄉程今五十一歲子四女子子長偉即述孝婦行乞傳於余者次傑佺俊女適某

包世臣曰余讀孟子分定之說必掩卷唏噓不能自已曰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君子守分之效如是哉後之人讀吾書者推求其意卒不禁興嘆于六親不和有孝慈也悲夫

代程禮部上朱大司馬書

月前趨侍郎節堂踴躍無量言近音賅若發鑑朦目擊道存如傳鉏斧仲素驚而汗背善現讚其帝有方於茲槃殆無以過世淳束髮受書游歷仕路每嘆器使風邈成人寔難能言者或行違才長者有德詘一鶚之薦覩采文舉兩驂之餅厄免平仲青雲之知千古罕覯然而閣下性與道合賢自心契營匠斵樸伶倫均聲夔九之明下矚腦登靈液之澤被于小草文而無害靜以澄源代暢比在箕之風胥沃即離畢之雨尤復極詰玄始妙契無餘靈樞容斡慧及立斷仁風所沆迓厥厲杜口重寄邦政若烹小鮮傳案欣嘆

與論允協世淳自接清塵即懷私淑嗣嗣承祠部載奉車譚日贊之力未遑宏獎之路益開芳方諸魯國曾無聞一知二之智歸諸鹿門寔有拔十得五之遇徒以駑馬失策分無戀棧五載家食中夜捫髀夫逸步之樂東還嫉其時也曼容之事薄遊養其志也世淳熾豐之材始焦其尾鑽窺之孤戍中于浮則豈敢假名優競高語遂初哉然而撫輿易之資恢成物之志宦無援手金張遊罕藉夫子孟則有細輭耕而拊心存投竿而太息世淳以睎露微潤腐草米光惟傷促鱗之游淳短翮之就縛其意固已踈矣然而足非千里觧紵者殷勤價異連城抱璞者慷慨激楚自劾

人雖誰草木日月其除嘉會難再枯樹冀榮于芳林
垂翼羨儀于逵羽是用披剖胸臆陳之左右惟閣下
察訓之

策對

戊午仲冬客楚北代策十郡諸生曰楚北地險而四達歸巴納江鄖綰漢襄枕中域黃鎖下游德安比畝冥阨武昌南鎮雉峰而賊與三載流擾幾徧其最要者何處兵法尚能致人進退誘敵以迂為直後發先至賊依山為巢穴林叢不可得攻必致之戰地踊而殲之其餌之宜于何地形之宜用何策兵法備散則患寡衆過則患擠必擬形勝使聲勢旁通指揮呼吸如率然震慴八里其重鎮宜于何處夫子言政首足食委積麕如何採買以期有利無害分儲何地使胥輸皆便採買外戎猶有濟良策可以優兵餉而

給轉漕之所不及諸生其審時事度形勢凡裨益桑梓者悉意詳陳毋患觸忌擬對曰君子必審時勢以備不虞度形勢以制卒發自教匪跳梁東抵黃羅比越陳鄧西出陝秦蜀楚北被躪者三載民力凋瘵物慣過倍其隣境穎亳地產火藥家備器械民勁悍多鹽徒硝販為匪案所由起六霍環襄万山產茶炭風為捕盜藪地名曰蓮團者人處不億官不得詰居民時相驚恐南陽汝寧焚掠之後流亡初集薰蔺襁处且焚楚豫西團鄉勇以匪既而罷給糧難遍罷者十七約衆四五千萬收繳兵械多所藏匿應募時本不業無籍之流聚而別之以頭目教以繫制之方習其

兇殘之性罷則無所為生展轉流散以上諸事皆可
深慮目下楚北雖為稍安然不敗之地所當預立今
秋蒲圻告警雖即日平復殲其渠魁亦可以驗民心
之不固矣況燮巴之賊其志在東商洛之賊雖窮促
而久擾則襄樊悉險隘堵禦嚴則竄散叢岩剿不可
得洎老而懈則壘圍不可知且夫踞吳峯口則瞰巴
東登對三關則翟建始復翎之勢也漢江上游其北
李四關次河關馬鞍關之道為平廣若以虛聲綴官
軍而潛寇黃柿坪青銅關則均州搖其南吉陽關黃
茅關白土關之道為平廣若以虛聲綴官軍而潛寇
瑤峯關三岔寨則歸房震故陝之要害在均州之要

害在歸南漳居均歸之門太府山形勢便利宜為重鎮平靖關黃土關武勝關平林關雄隘則北其要害為應山虎頭關白沙關修善關俯壓豫東峽廟關青苔關石門關長嶺關天堂寨出入頴六其要害為麻城黃安閒于應麻清泉寨屏障東南黃楊寨週環如壁且畫分鎮至鍾祥吞吐江漢提挈德襄地屬四集當全楚之胷宜以重壓鎮彈壓三鎮心是置兩臂以心然後可以出奇制勝矣致人必先能料敵料而後能用閒用閒而後又能致人兵法曰避之閒之必因其所料我者而為避用其所欲于我者而為閒二者皆出于閒也今賊黨所居地皆支形所謂我出而不

利彼出而不利者也兵法曰夫形者敵雖利我我無
出引而去之令敵半出而覆擊之利此脇擊之術也
兵法曰其大軍不濟水令我將軍分為三覆小軍濟
急發初覆其大軍見我戰合必濟水夾戰發我二覆
其中三覆擊其尾又曰迂其途令就深州遠其路令
會日暮又曰衆則遠裹而關之此誘勁敵之術也今
賊盤踞窮山勢易之食急而決命理所必有以天官
說推之賊出得一步則所謂背孤擊虛者也是必因
其易我之素情形之以撤兵設伏便地潜閑之以所
欲又累餌之以小得使其大股爭利去隘至平敞面
山而當我軍則戰地矣急以山城遮其歸路山城深

不備則買行馬張織女各團遠畏之于天井伏發具關以南漳鎮為游兵備退防誘而左右翟賊背巴東亦設分鎮以截江路助南漳則聲勢旁通震慴八面之道得已兵法曰久役者遠輸遠輸則國貧近師者貴賣貴賣則百姓財竭又曰市有出而官無理統兵交和而無百貨之官無謂其能戰也故足食必先採買不必米稻不必遠省就各鎮近邑收其山穀雜糧芋薯皆可估價必優于時值蓋採買則貨銷貨銷則值昂所為不僅買米者以米值故貴又增昂則大妨于貧民非公私兩利之術也值昂後屬吏承買豈敢中請增估故略優之于先估價減則承買官累承買

官累則派于糧行糧行賠則科于賣戶賣戶無利則
貨不至價不至則採買為虛名騰混冒銷無所不至
矣至郎宜一帶土産雖不饒溢亦即于本地增值採
買使商賈聞風趨利運至此與官自輸將公私兩病
者相百也此外籍没逆産可勘限清查其被害遺業
無主者亦即按戶版糧書清核過冊量借牛種耰棚
口糧一體招丁壯承佃以杜蕭并門訟之端相度人
地之數為置督率勸以什伍農隙之技仗以猶備非
常民租大略平分官佃止可十而取三參捐與之蓋
民皆看收成讓租官恒取盈佃必受其累且以患使
人緩急可以濟事借墳於一歲後分三熟扣還法行

入祖以養兵使鄉勇罷散之勁者歸業可杜後患若
能遂興屯政則改借為給十二取之以為屯兵可量
減各鎮團集之數以為永計尤善但事須入告酌宜
行之期無沮廢乃可耳又兵家不廢權宜請自減流
以下罪實情輕者量力罰穀助餉護鄉里或亦一時
之計也至楚兵近集行營其要害團練自宜委試用
正印文官協守千武職會同該州縣官揀現在充勇
人并仿古保甲抽丁之意就近集眾立格選入伍仍
不令廢本業依期入營教閱止給半餉輸值訓防以
待倉卒凡鄉卒勇頭目類皆草莽之英必優異之而
擎其心然後可以搜軍實擢其鋒銳而汰其疲弱以

收實用且以漸收權歸官無迫急則指呼不應之患是故審事度勢防微杜漸地方大吏之所可獨斷獨獨行而不慮內外掣肘計無有便于此者矣

荆門州志士傳

嘉慶紀年白蓮教為亂湖北郡邑團壯勇荆門州有衆萬人武庠生劉文藻為其渠三年春三月賊曰張漢潮王聯登王三槐齊王氏合兵出川東且窺武昌王聯連張漢潮先至荆門十三日合圍圍州城三面分衆掠鄉里十五日文藻率鄉兵援城遇賊于塔山時齊王氏亦至賊勢十倍文藻躍馬突陣斬執旗賊三賊排長矛環文藻馬蹶被擒是時文藻健捷震賊衆賊愛其材武能得人脇降之文藻罵不絕聲乃支解而函其首去翌日聯登焚州北曾家塢王國紳陳啓中者曾家塢人同年生同補弟子員至相善行誼

為一鄉所推既被執賊見兩白髮翁知啟中有醫術而國緗善署書欲活之授國緗筆使書門旗國緗曰吾恨不剮鉞而等速殺我啟中故識朕登為言曰而為滅族事久及今歸命或可活朕登遂大怒投之火揚其灰于漠是日齊王氏執鄧法祖于了角廟法祖者以二年歲試入州庠第一年十九丰儀秀偉賊愛之欲養為子法祖怒罵賊賊亦以劉文藻首函法祖曰吾幸得從劉先生于地下罵益厲遂死

包世臣曰余得文藻四人者事學正李應當荆門被圍薦救夜出捍塔山時余在圍城五日賊為京山武舉人朱甫誠所敗圍解余乃北去歲十月薦復書王

士達劉超李光藻羅元鏕張成龍趙汧王鴻維何清連周忠清九人者事以屬予余言九人雖無戰績非文藻比然以庠生先後被執不屈皆死嗚呼不知其人視其友則鬲可知矣

錢東湖詩序

余以戊午客武昌始至即識東湖先生怡怡然與為提攜鬚髮古處先生為諸侯客數十年矣涉世深而天真不斷心殊歎異之乾隆初武進錢文敏公以詩名先生于文敏為猶子弱即以詩見畏于文敏先生之温厚其澤詩教深也然先生自珍未嘗以草稿示人己未春先生作夷陵遊其五月余至夷陵先生病方起余前涉三巴十月返武昌先生前至月餘矣余自七八歲即好詩攻之且十年然雅不欲與不知者道有同居歲計者不知余事韻也楚興遂次多壘斷辟穨垣損心怵目往復三數卅里吟咏煩冗自娱而

已見先生乃出以相質先生謂沈峇多厚意即自出舊稿三冊為言少作多散軼及游粤乃自檢輯近者偶有渉筆才力亦非盛年又詩人有佳構二三十首足以自雄工拙吾自知之先生之詩深質如其為人其入古深邃非篤學銳思者莫與知余久客鄉思勿歸興即當別恨不獲久待先生然半月間自覺于詩道少益則先生之詩之移人速也盖遊楚二載知交惟先生為終始今行矣前期未可定書此作別非能序先生詩也

嘉慶七年五月代恭謝乾隆中　頒賜四庫全

書庋藏兩閣表

臣聞國子學禮成以十年王者興仁期於必世奉阿
吉士周成王樂育以媚康王虎觀諸生漢世祖鼓舞
以貽明帝是故功成堂構材以之作書澤在親賢烈
文因而賡頌百姓不忘其德感而有言千載不異其
情規以為法恭惟
皇帝陛下聰原天亶
神考翼以異聞敬本日躋載籍披而不息
傳執中於
謄几

受甲編而曰我師
求益智於
經筵
襄
乙覽以成達孝曁乎
辟
禪視學經
說新民
親政開科額增進士
璿筆則集成淇大
瑶章則味美於餘諫海仰

風頒江尤秀及第匪私于一司夾
車無虑乎五簏此豈朝宗所潤楚翹八方實由聞見
攸賅
恩偏兩閣洪維我
高宗純皇帝六十年作君作師
五萬首教忠教孝
聖心契聖存此布方
全人師全閲該脫簡閒獻路建藏家懇購郤河間之
千金置寫官名校儒積軸陋江陵之萬冊博疑雖久
有偽必刪曲技可徵無微不采上稟
睿斷下擷條篇穿穴則四千一百年卓犖斯七萬九

千卷萃既拔于
石渠
思必公諸天下鈔三分以待
頒勅八年而未蒇
擬滙藏芸書人間之秘笈
惠嘉書臂分
天府之琅函因材篤物湛零露以無私
無斁作人利維揚而有由文滙文宗並峙于卅里以
成兩觀四庫四部并儲于二郡以
勸三餘豈如西濟之請籍靳宥圖不殊東觀之游書
觿未見淳化有官帖之頒總博一藝永樂有大典之

輯不閒別蒇
曠格迥古
隆運値今
聖慮既周士勤愈奮既庋貯以廿載應鈔讀之騈趨
成目耕有田華實自穫成編傭書為養諷誦亦適繫
臣反接說無說異於北山廐象帝長鳴猶自徵于西
竺既復千篇
奏御與三代同風翌世著書成一家之說豈其雍容
明盛遂畢被
學之恩非復煩述
德功能致忠臣之效臣位備醼職兼書局仰照

繼明之治大觀
久道之成不勝感激忭躍

放鶴圖記

嘉慶七年秋余識完白山人於京口山人古今體書最天下余贈詩述之甚備明年夏山人自皖來京口余亦適至山人出放鶴圖屬為記鶴初為崑山相國所得三更主歸京口袁郎中郎中以贈山人山人籠歸而置於其鄉之集賢寺命白佛奴後有郡守奪之去山人上書陳其由鶴仍歸寺其書詞傲倪有致盛稱於時好事者相與羨佛奴之得所歸也故為山人作圖函人屢為當路所羈卒能自適其性竹笠芒鞵怡山懌澤佛奴與委身權要歷數十有年竟屬山人斯亦殊類同契情數期有矣然而佛奴則棲神法王

王散慮閒響飲水啄粒鼓翅自得山人老已役於家室奔走道路以就衣食余是以悲山人之遭也况余束髮即事飄蓬耿介非諧俗之姿光榮無二鳥之飽竟使志凜胎禽跡斷林澗者哉異日山人息機皖公之下濯足麟溪之上余能命棹過以環峯飛翠派流澄王撫松攜石把盞長嘯與觀佛奴之昂藏砂頂淩亂縞裳遂翔寥廓而陟白雲蹈紫霧當為山人更賦之

## 蕪湖留仙亭錄白卿題壁詩書後

嘉慶八年七月二日，僕買舟鳩茲之滸，啜茗漁樂之室，傾見壁罅墨痕，初燥，書態橫出，鬟上萬來，波間鷗沒，詢其守者曰，維昨暮風日在林，花光來去，乃有女郎二八，楚楚，嫗奉以至，鶴雛不翦，辮髮綦屐，羅袖從風，眉髻未收，兩頰初紅，皓腕金環，寒香徹空，書畢遂去，莫知其蹤，僕省是言，俛首太息，反復詩詞，摩挲光澤，蕪沒清门，浮沈樂籍，彭蠡指途，金閶振翮，憂散以葉，義明于霜，哀艷不凡，蹈節云方，狐埋狐搰，酸鼻迴腸，嗚呼，白卿卿自吳來，我猶吳往，天涯淪落，今古同愴，異日倘遂，或逢倚棹，卿卿發為我小紅，迅摘大白滿

膏一傾知己之淚猶應愈于青蠅献弔也南山草屋
居士録槀傳覌並爲書後

深山讀書圖序

畢君蕉麓毘陵老畫師年且八十而墨韻横流乃過
少壯爲其里人龔君楚香作深山讀書之圖岩奔壑
複雲起泉伏叢陰茂翳中有茅屋蹩然無人誦聲相
屬楚香展卷俯仰掩袂而歎曰少苦飢寒長事奔走
眊旳汩于簿書精力瞀勞于酬酢每有沉思迄無攻
苦使得息心簡册以脱羈畀則死不憾矣維僕亂黄
未謝即受楹書髫黔初結已倒蘗瓶秀戢望實蓬早
驚秋稅兵草于秦州挟凡濤于海外遂使秘枕新編

一行未下、等身舊牘五篋空遺、而且昌黎則榮感二鳥、醴陵則步哀于里、越俎徒請戰、勝不肥、惜蟄繫霧隱之衰、買田負指江之矢、慨身世之浮沉、感同心于龔子曩歲說君子而去衛、愛名山而入剡、弔坡老之艤舟、偭荆師于陽羨、擇仁之智不虛、發笑之勤斯踐然而虎頭松柏之長、鵝惜羽毛之翦、求滿腹以飲河終牽鹽而上坂、山水招隱、為約無期、風雨聯床、言歡亦暫、故書圖左、以詒來者、必有芳草信斯言之不妍也

序寒林獨步圖

寒林獨步圖者、冬巢汪君嘆逝而作也冬巢善交遊

鄉里丞友善者為江鄭堂許楚生周學夫李鍊江侄
歲之間遂爾凋謝故為此圖以致芝焚蕙歎之意唯
予以嘉慶辛酉始遊邗江滯迹百日所識三數十人
皆有伎能為時輩望重而今存者唯冬巢與張君芙
塘而已逝者不可復作冬巢芙塘與予又皆於邑落
穆無足稱者指陸生不云乎樂隤心其如忘哀緣情
而來宅託末契于後生予將老而為客故書其緣起
以授簡于詩人

皇誥授奉政大夫河南涉縣知縣候補同知贈資政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兵部侍郎江南河道總督徐君墓志銘

君諱振甲字觧時姓徐氏其上世家餘姚後徙德清之新塘為德清人曾伯祖某禮部侍郎伯祖某工部尚書考志內舉雍正甲寅賢良方正起家甘肅碾伯縣知縣遷岷州知州丁母憂以兵事留遂卒于官妣嵇氏封宜人君侍岷州君宦遊而君妣病亟君封封股以療之既差病渴甚索瓜醫氏不可竟不起君以君故終身不食瓜岷州君既卒遂并奉三殯歸葬服闋遊吳恭定公甘肅按察使司幕恭定故與岷州君

同舉制科甚器君屬屢試被放即爲君援江賑例指捐縣丞分發江蘇補江寧縣縣丞膺卓薦擢清河縣知縣君初蒞清河而老壩口決黃溜懸注逼治米舡不得達時山東壽張縣民王倫爲逆徵調諸截兵水仍至衆情惶惑君集小舟載乾糇以次賑給諭囤戶收糶米有無籍乘機搶于肆君畫法懲之商民得相安平市如故未幾山陽劫掠四起而清河獨否人以此多君初君署句容縣事廉知猾利蠹漕下車即發其奸民輸將如限二十年句容以吏舞法興大獄溯歷任十數獨君無獘調江都獲鄰境巨盜擢同知候補而君適引疾既痊謁選改河南涉縣知縣縣搖倒

于冬月合圍取皮革攏戶以此若民君即為除之調
署信陽州搶築青龍岡口阿文成公以大學士持節
督工檄君開引河君不事追呼而集多衆常多蔵事
常速文成以為能時君長子端身任畚鍤文成即命
以本指銜投效青龍岡工竣補蘭儀通判君遂解組
就養端蘭儀署擢知淮安府迎養君道出清河居民
扶老攜幼扳輿餔飲如家人覯者夾路嗟嘆嘉慶八
年九月六日卒于端淮徐兵備道署年七十有五配
贈夫人錢氏早卒生二子長端都察院右副都御史
兼兵部侍郎江南河道總督次章候補通判前署桃
北同知君既納側室王氏生一子章二女俱幼王氏

後君一歲辛孫七鏻鍈鑛鐿鉊銹鋐曾孫一諄瑞章以某年月葬君于某原以錢夫人王孺人祔述君行而徵文於余以志君幽余按狀而系之曰銘

伊嗟資政明德維孝名臣循利先業克紹爰以試丞諫登佐郡視事廿年不改清慎學則既優仕乃不顯知止日明初服是踐迺篤於哲嗣謹卑義方心勞力瘁為民保障嗣有良苗君則執之君有嘉賓嗣則嘖之君澤維何曰諧行道舊民懷恩涕洟丹旐粵宜祭社豈必葬桐奉茲阡表無忝崇公

宮保泰昧生平在友人黃心庵所見余文迺訪之並始得指至節署以其先公窀穸之文相屬既得稿甚

衣冠肅謝曰後人讀此文必謂先公為鄉里必善士州縣之循吏宜其有後則徐氏世世子孫拜賜多矣乃出浙中先達所撰至七首率長二三千字並以稱揚宮保過多不恰意卒用小子文入石司馬請題題人名曰宮保曰今日之顯人未必能顯於身後慎伯必顯於身後者且安知其終不顯耶錄稿附記以志眞賞

# 雲鸛老人小傳

君名塋字竹岡姓黄氏系出江夏江蘇吳人也晚遊天台脫然有遺世之思更名雲鸛稱吳中雲鸛老人君壯歲裴宗錫巡撫安徽禮致君事無大小必咨之裴公調撫卒于官節相李侍堯兼署撫篆以君熟手客挽之未幾裴公殯歸公子幼無期功強近為護喪者君即辭李公為裴氏送喪蓋水陸萬餘里云嘉慶甲子君入都屬言路大開君即伏闕上意書謂踐土食毛之忱不能自盡數十年間足跡徧天下於民情時務見聞親切其確鑿可行有利無弊者四事再死之年豈復有所覬覦區區愚誠得以上達死且不朽

七月十四日封進條奏既留中君即削稿外人頗有
謂君言已舉行者以問君君笑應而已自己未春初
今上親政常熟監生周珩上萬言書言事繼其聲者
至君共十八人閭閻疾苦幾于盡達數年來
王言渙汗深洞民隱屬有司奉行不力未能盡稱
上旨然困散亦少甦矣以布衣下賤芹曝至愚而
九重虛己曲納有古先聖王所不及者況三事大夫
膺
天子之所嚴事重寄共念
聖心望治之切朝夕論思以宣
德化則薄海抑風匹夫匹婦可以咸得其所矣而乃

緘默雍容坐養資望其得失交戰之心至老益熾以致水旱頻仍兵革疊見利源下竭國用上溢歐陽子之言曰國家有事諫官不言而他人言之異日書之史册以為朝廷羞廷差況此嵒廊不言而草澤言之甚或草澤言之而嵒廊沮之則其為異日羞者不僅什佰高司諫已也豈不痛哉余故知君名丙寅夏于揚州旅次相値同居兩月備君之生平君老矣有子而不能繼志恐没世無聞故纂集為小傳具命君子之百年後即鐫諸壙側以備志乘家之採擇焉

小倦游閣集卷第二十四

別集五

文二　眭履平墓表

君諱東衡字履平姓眭氏江蘇丹徒人也眭氏皆祖漢儒眭孟族望于江北以南則丹陽且遷徙世次不可紀君之五世祖由丹陽遷今籍自考以上皆習賈君性好自異于人同學為舉子業者尚為腴腐之詞君獨鉤沈研慮又好讀資治通鑑山堂考索以求今古興衰之要人率非笑之而君益自喜就試既不當有司乃挾貲遠賈浙江絕洞庭窮五溪度九疕三致万緡皆輒覆君故不事積以是益喜交遊通賓客晚

而弥甚君之弱齒也君考病甚急家衆閒陷以事時有有力者故衣食於君家十餘年考命君往請事陽許君而陰中傷之幾覆其家君考切齒君從容啓曰兒見彼衣食吾家時所求未足以遂事而不能不發德色固日夜伺吾隙以泄忿而厭其欲耳大人何恃焉及君居考憂或有以非礼搆君者君衰絰求援於君考所不快人共危君衆辛以其力免如君策其通世情識事變自少能矣君善弈於國手不及二碁多力好技擊豐腹而趣腫又力治楊筠松相墓法及太乙奇門六壬之術皆能以己意通之達于日用而遠乎詭怪然亦以多嗜好未能精入云嘉慶八年秋余

流寓鎮江始識君論湘纂甚歷遂往君家菊及兵農名法之說常夜分不寐余奔走秦蜀楚豫吳越之郊者廿年所至必汲其賢豪長者君歷問其名狀行誼而壯之扼腕頓足即欲治橐同作海上遊又常與余夜坐浮玉山頂聞江濤澎激捉余手疾行至麓喟然嘆曰余少見江濤之來也緩觸石則其聲訇然以博去而聞然今其來也疾觸石則鏗然以銳既去猶紘然以遠又曰余三十年前覩梨園子弟用鼓中蹋徑三寸下點碁聲洞洞相接今鼓心才徑寸下點捉倬驚如裂聲樂遂通於政以薄急矣不謂造物自然者已趣數而漸也遂相與唏噓達旦今年三月朔余

自蘇州赴淮安存君于家期首夏返棹為君編歷南北郊山余去不半月而君染疫寢疾數日忽呼曰愼伯已來吾家三日矣汝等何不吾告從紹祖扶之出徧覔不見乃寢而夜輪指占余還期既亟乃屬紹祖曰而告愼伯爲卜墓宅且愼伯知吾深必得文以志余墓是後語遂不可辨然君自始病以至疾革才七日其刺刺話語蓋未嘗不及愼伯也嗚呼哀矣君以嘉慶十一年三月二十六日卒年五十有一娶同邑田氏子紹祖紹成皆能嗣君之業汝子子三適某某孫一廷玲及五月四日余始返棹過君而君之孤斬縗拜余哭且號且述君之遺語遂爲卜兆于淮石山

之麓於揚氏術爲吉復纂述生平以達君志而系以辭曰

述君之事君有子嗣不可信是君志誰明君志揭貞石君之友曰包慎伯

皇清誥授奉政大夫署理山東通省運河兵備道河南開封府上南河同知程君墓誌銘 代吳河督[illegible]

曾君諱字姓程氏安徽之歙人也句用著瑞程國爰封持節賜田歙州始望書編窮裔之塾傳光列朝之簪冠冕南邦所自來矣祖 祖 某以諸生起家聖祖欽賦天下法書第二授兵馬司揮發南河補山陽縣知縣署鄭州知州家廷以江指則入侍漢宮室以治尚書出防貽澤啟後式端其始考謀陳河漸城縣丞歷署泇河通判以君官封承德郎晉贈奉政大夫妣盧氏贈宜人君性習正方學成勤說開發附牘郎關剖擿中戲取玉環使得桑下長卿之善詞識致

是貲郎宗懋之游國經寧為博士乾乾隆三十年選
例以從九品分發東河長揖恭軍望專閫幕一部從
事重等手書由館陶縣主簿升濟寧州判值王倫為
逆撫君隨營部督伏伏箝共識縛褶之威弧煽指狼
烈假揚塵之菀東昌既全旬始旋滅游攙東平洲同
泉河通判恭逢
高宗純皇帝疊咸
巡方大吏委君總辦差務閭閻無擾儲滑羿在錦帆
下輝不誠浮雁之濟雲騎循將非譜留番泛游導以
父憂去官服闋由原職遷河南懷慶府黃沁同知君
椎機宜洞徹倚重公卿勞苦周知慰撫附叔訛張君

之治郡隨有聲似樊尉之選錄有急輒至三十八年河驛漫口西十六年青龍岡漫口興工堵合四十八年修郡運河縴道督飛檄調君督董大役期速工固咸殊眾焉歷調兗州府泇河同知曹州府曹單同知開封府上南河同知上南之境河初入豫浪最工沙轄壤孀險工若林維君風雨如晦不改篝燈露月盈隄猶來策騎忽以河勢橫衝陽橋隄勢奄奄若吐風鶴皆兵水氣騰天哭聲殷地君獨澄慮祈神狂瀾頓息寔能搶險敗埽重新張守珪之禱砂積天鑒精誠侯叔獻之開決古陽城入稱機速屬楊陽武灘沭潰遂君於灘遷溜建垻垻成而臥溜嚙灘立盡中牟隄

本究好。君於裡郡餞餞否而異漲刷隄鐵穿是其致
身拜恩前識弭災豈惟待制一硯庶可成洲都督百
覺勞堪任事而已五十九年大挑運河總督蘭公奏
以君署理山東運河兵備道五日不辭六條無愧君
久以積勞浸成羸疾每懷遂初輒被挽留伯生裹藥
難危驅策之愚長孺臥治猶循股肱之寄洎返轍上
南楚氛告逼津渡嚴防民賊雜竄君立辨識淺不漏
襄陽之泗榆舟濟衆莫肆壽春之勝奸不能入民安
堵焉嘉慶三年曹單漫口東河總督李公檄君總道
理君延勉赴局精力日憊空懷善飯之心決灑西河
之涕始獲引疾就理任賊君嗣以州同候補東河入

則侍藥出則敬公三世箕裘七年鏃臼有子克家斯
之謂與嘉慶九年三月廿六日卒于濟寧私廨享年
六十有八配某氏封宜人子一女子子四孫一維昔
君在上南故人諸隙每列卓薦之圖必按撝謙之啓
曲從彼志終歉茲懷洎奉
恩命督河東土君以養痾近在同郡延諮大政力疾
相從背念西州之讌來上庾樓不覩南楚之門已知
岑諾然而生平之迹可尋何及之泣已拖遊日月深
憂深黑浪之詞矯首賓階悽絕綠錢之賦嗚呼哀哉
嘉慶十一年故人重督東河君嗣以是歲十一月廿
日葬君于蘇州虎邱戴家浜之祖兆舉觴齋郯歸魄

吳苑仁知正宜桐鄉恸奉嘗之民夢驗白衣汝南來
發引之客拂旂哀挽畢足予裁徽與荀英兵多為舊
曲趙文子之觀九原不忘仁智蔡中郎之撰二碑深
懼陵谷固宜勝待沈偏對短簿之祠埋石徽畫即桂
延陵之劍銘曰
程國之蒲歙州之建孝友繼志清白受書奔走河壖
翺翔幕府歷考卅年厥聲載路勤障危歸誠迴怒濤
力舉隙工適中竅要以全億戶會垣是保由吳徙新
碩膚深猶以若羸軀當爾任劇人贈白愛君答逞惜
從惜獨賢迴滯雲迹稍理能經促進鬼伯初君反服
予乃持節雅本如貫爼不㸑越問神何易任王則遐

若烹小鮮，唯啃秋肥，今茲重莅，事必齊躬，親戴星
炳燭，遺忘頻殊，言念老友，温然凋須，默存型儀，愴我
心神，嗣人卜宅，祖兆是倚，依稀白鵠，飄飄丹幰，楓江
直視，濟濟分流，滿目河山，魂氣焉返，靈櫬就道，埏隧
開原，歸雲靄斷，寒禽影亂，霜風疾兮吹白，歔愛子，含
兮掩墓門，竹有苞兮蘭有蓀，形既遊逝兮名彌存。

晉卿云詞則帝色氣則孝昇保緒云以究其
才否云其鄉吾卿有其情否云其修未知所虛

麥孫自記

公祭朱文正公文

嘉慶十一年冬十二月初五日太傅大學士大興朱文正公薨於官明年春正月廿三日其門下士前沂州府知府歙洪梧揚州府知府寧化伊伊秉綬改吏部文選司郎中儀徵貴徵附學生涇包世臣共為位於揚州之梅花書院哭而奠之曰嗚呼維我夫子幼學登朝壽躋大耋歿歷中外六十而周為衆人毋為帝者師恩在道路功在樞機腊骨不潤敬慎自宅溫樹無言零雨滿澤既享

一德寔備淵衷汗青載筆垂耀方來伊維梧等以文受知仰測餘力逮述其始乾隆中葉學專帖括蕪

文荒經。合本齊末。維我夫子。凡弟相羊。推挽績學。不間微行。彬彬向風。文教子卒。語師馬班。詁從何服。聖教漸明。士風亦正。凡我同人。知樹先訓。乾隆中葉。勢趨資格。但別雲泥。莫詢道德。唯我夫子。凡弟倥偬。虞羅遺軼。勝士求女。照燕暗蝥。齊凝小草。得五用譽。肶肶向道。自崇颸雅。方有提倡。凡百君子。知培民。嗚呼標準。万夫所徵。瀏陳甫德。詎有阿好。百瀆超海。中流斷擢。匪為一身。用深悲悼。悟以嘗病。辭組沂上。謁選剝綏。守揚手墨。枉加謂持。諧洵以還。頹波世多。好官瀛洪則那。儵成遺跡。淪落潰沉。惟微不謹。爰罣吏議旋荷

天仁賜歸田里。慚來詁言。緬儀風軌。嚴平勵深。武鄉
已矣。世臣草茅。辱稱國士。誦徧百寮。翊在于祀。摩頂
付囑。言猶在耳。有鳥不鳴。知人斯累。維四人天涯涸
淚共切心。悲敢忘初。念淵路殊。年賜寵異事。慈訓同
歸神。寔鑑此。自古在昔。斯言難踐。厥有由之。稱道易
倦。維我夫子。三復無琚。非惟始之。亦既克終。非惟終
之。亦既克躬。維我夫子。樹影困窮。或騎箕尾。或運斗
杓。翩然被髮。天荒逍遥。有求必去。理則常然。矯首雲
際。莫覩慈顏。篆香如縷。表我寸丹。猗嗟終古。無皆春
蘭。嗚呼尚饗。

# 畢成之墓誌

君諱貴生字成之一字孝伯姓畢氏儀徵學生員其先歙人祖懷圖舉人官湖南永興縣知縣考合不仕君考娶於江都汪氏既侍永興君於漢陽毋氏遂依外家以撫君君舅汪中以多聞能詞賦名于時甚器君妻以次女君舅常遨遊毋氏故通史家言於兩漢事尤屬耶自課君君以是諳古有舅風君好用情而致之或未當既已不肯下人而相接常默默君舅既設益莫能善君者境益困求舉又屢黜于有司沉親之訾毀遂迫也君故多隱憂晝夜傭書給衣食嘗汪汨作延書作識字而不得廢酬酢以是君益羸荼以往

壬夏客揚州始識君甲子復至交尤善自甲子迄今四年余大半在揚州所過皆窮舊友莫復顧者獨君拳拳甚過從不間君嘗以余問詩法而所作頗不相似然君詩每年輙進每進輙腴健無近世閒人襍亂叢澁之態丙寅秋君以詩書見貲於兩淮鹽政君既極困或勸君當不時至因有所請然君卒未嘗再謁也今年二月余赴常州視友人疾君出門即無所之常語毋氏曰慎伯去見愈益無俚余返自常州君以試事赴泰州余復赴清江浦十餘日而君泊泰州病春溫歸余急過視君君病狀殊無所苦洛逕近沉不可休亦不倦也君忍把手語余曰吾此疾恐不起即

起今年終不免吾昔語足下以夢前生為斷頭將軍吾前日歸自泰州阻風孔家涵汸若登岸見草中卧馬極瘦血濡頸旁有語余曰彼昔同其主被難於此今其主生人閒已三十年彼在此同其主同去時聞而惡之遂驚覺則怒不得久相見也繼視君則病勢益減以君病寔甚日三四過視之又七八日病忽劇語不可辨擲日遂卒既絕气余撫尻哭之復轉睛視余既手足堅冷經日而腹温不散余搴被摩其胸尚格格作聲膚澤如生時無所惡則君之積慧信矣君考以嘉慶戊午卒於漢陽喪既歸厝地不吉君嘗屬余改卜不果君既卒思有以副君意遂為卜兆圩中

雷塘之西南將遷君考並瘞焉君于學多所窺測而嗜詩為甚草稿紛糾余刪輯之為若干卷昔李觀與韓退之善所以稱之備至今觀所傳詩稍清澈耳而退之亟稱之莫以為過者則信乎其才難也余頗訝較退之為甚而文行無似其不足重君以取信於人然觀詩而傳也則君何疑焉君卒以嘉慶十二年四月七日年三十歲子復曾生六月而孤然當君斂也泣血不止良敦實當能伸君之志者五月廿一日涇

包世臣

# 秋舫聯吟序

秋舫聯吟者督漕侍郎止齋吉公與其友程君禹山酬倡之所作也公以冊岫珍毛紫函凤慧執言西掖昔雪氏究持節南邦今綍宸壓益在廣思務先求友維時異莊生之翳葉同重剘庭多范子之秀時獨步江左迺以傾蓋遂訂下車畫諾政𨺗于南陽能喜術殊乎西鎮入門覘客無須二十五人倚馬撰碑不羨三千餘字是固勾播甲令編入均輸刪輯已閒類名通典者矣迺于乘日啟棹江干玉局舊遊金粟新侶能賦宜以登山伊人嗟彼秋水灑則均聲平遠致曲言邇其敵態盈符紡應若

叩鐘諧非擲石江州則偷格無譏荆譚則成集永擧
僕薄寡文袖析襪才慙重寄河襟戴星計拙情馳卅
里神醉百篇投筆倒嘆非志定遠之封焚研已甘况
讀閒雲之賦嘉慶丙寅季春德清徐端心如甫

代徐河督恭謝嘉慶十三年三月

頒賜

御製勤政箴表

臣聞虞帝之受天祿，時幾有歌，周王之戒臣工，咨茹作頌，蓋其道本奉三無息，體天行之健，身先凡百作肱，教爾位之共，是故溯降德者，迪其誠和，思日贊者，

以之風動惟我

皇上聖將天縱，

敬成日躋，萬幾自勅，鏡以靜而照不罷細行必矜，彞以用而精不斁，民共抱和，賢無野遺，敉茁而蒿，紀為

宮屢豐而味書，卑洛赫𢘿，則凉觀立成，景遠則終年

王畢至然而海寓游有象之權
皇情切毋怠之戒在宮凜剴于求衣登車辨機于取
索心非黃屋允釐在朔之勲
銘繼丹書匪屋向西之語
作人無斁
出言如絲四字箴彝六經與發亮人德之來宋
宣天命而諄諄徧告代工下逮至陋三復
聖訓惻悚非材雖未望乎
龍顏實親接乎
帝謂政遵
無逸被

龍光于

作師之天勦守有方矣請獻于資父之義

儀禮鄭注句讀書後

談君階平得儀礼鄭注句讀鈔本十九卷于淮陰市中余為審定為稷若手藁其朱書則亭林之所校正也余成童曽見是書若坊刻多誤欲以原註讐刊之卒不果幸見原藁故校閲一過而記其後曰儀禮之學晦且千年自是書板行而童子塾中能誦全文者十人而五則其所以惠来學助禮教者大已近人武進張皋文又為儀礼圖十八卷運精思以補闕略然後揖讓之美入道之貴詳溢往復絶無迂拘而不可行于後世者苟循守二書以習其節文条其條理而深求鄭賈之所推類者以即于人情則安上治民莫

善之故煥乎見矣未有著可以義起本身著百世不
惑使斯世士永與竝之譽蒸民逸典礼之厄則二張
先生未伸之意而後死所共有責者也謝君昔視學
貴陽能以弦誦之治變其僿陋此物此志庶乎其有
望矣

代徐宮保叙迴瀾紀要

近世之言治水者必推潘靳二公潘公經理河淮塞決口大小二百三十餘處而挽兩河順軌功施到今然二公遺書甚詳具檢其塞決之方則節目略殊將毋以全河機宜操自寸中而外工麄迹既知者有人無容贅述乎端於潘公為同里後進弱冠侍先大夫於靖河始見堵築老埧口後以郡倅投効青龍岡工既竣事遂為河防廳吏三十年間凡有大工端皆與在奔走歷推成敗之迹本之人事則工拙之故灼然可知且事變數更恩力日出利器巧制後賢有作潘公之言曰防護既周衝決可免即有不測計日可塞

即知雖明哲如滿必而不能必其遂無一日之不測也記有之禮禁于未然之前法制于已然之後先王以明罰飭法此言制已然者之不可無術也端待衆罪河干謬膺重寄謹以耳目所及手足所親集究豫徐揚數州文武之長而各袪其短凡可以制已然而備不測者條別要領以著于篇來者難誣竊附于二公繼起之識小者云爾嘉慶十三年春二月德清徐端書

釋雪齋詩序

詩與書異事而同術其道足以明心之所寄其氣不能不囿於身之所習此僧詩僧書之派所為出也自永禪師傳其祖法以授虞氏為書家大宗而其徒遂智果遂為別派遞開僧氣今行世有潤筆別評書二帖評書帖險而近俗潤別帖媚而近怪險而近俗者其流為懷仁建初而李後主徐鉉周越黃庭堅蔡京倪瓚王寵姜立綱涉焉而染媚而近怪者其流為李懷琳高閑而米芾友仁張即之鮮于樞宋克祝允明涉焉而染是故士大夫之攻書者稍有立異爭勝之意而僧氣已沉浸乎其心鼓舞乎其指湧現出沒乎

其點畫波磔一入而迷不能自覺也洎其覺也而已不可拒而諸鉅公之才力又足以自飾其非以罣誤將來好學之士間有一二能自振拔者其上非不標崇雅高蹻邁頹流而才小力薄不足擬挈其要領辭而闢之以一天下之宗向其次則已自陷於佐史以史易僧未見有勝是故數百年來舉世胥僧書也而僧為之則尤甚雪齋以僧攻書能以遒邁濟其險以雅節其媚雖所就未及古人而能自遠於僧氣又無史習是可貴矣至於僧詩則字眼摘句之說是其以已由是其志識既迫寄托不得深尋誦復臨感發撫由故爾遊情體物肆力調聲有唐詩僧祕密盡此而

嚴羽葛應秋李攀龍鍾惺之流暢其音節者為之又
武連篇累牘排比故實略無興趣徒豐從籠此則如
書家之有佐史也蓋必求異人則其氣為僧必求宜
人則其習為吏雪齋以僧攻詩其詩于僧為極工然
使移雪齋之攻書者以攻詩未始不可以自遠於僧
而又不流于吏也雪齋故勇於徙義者其勉廣焯誦
以自長志識且和其氣而動其心吾見其進豈獨詩
而已哉

戊辰江南試錄後序

嘉慶十三年歲在戊辰六月禮臣以江南考官請

上命臣糸英副工部侍郎臣陳希曾往翼日

召見

諭以江南為天下第一大省爾二人文行醇正朕所

素知茲行也命題必正當錄文必雅厚言為心聲其

文醇者其人必端重異日出身加民可以為好官大

哉

王言臣與臣希曾謹誌之迨抵境率同考官等竭二

二十餘晝夜之心力得士如額繕其尤者進呈

睿覽臣例為後序謹拜手稽首而言曰文以識為主

輔之以氣以達其識養之以局以和其氣士人生聖賢二千餘年之後必期仰測當日立言之本旨黜異說祛膚論以明真理而暢垂教之衷此非研幾于經以正其趨取證于史以通其變旁涉諸家先正之論議以博其趣則識不能深而且正矣既有真識而文不足以自舉故詞尚煉氣氣已盛矣而或散漫以傷格或怒張以雅傷則亦未足以徵其學養故法尚煉局是故識勝者臨事而能決其機氣勝者機決而能任其局重勝者重任而可安其成維昔名臣有以一日之文而遂決終身之行者誠如

聖訓言為心聲不可誣也若夫採綴僻書摭拾卮言

以炫異記誦腐爛揣摩句調以求獲此其志本汙下
詞必詭庸不加澄汰使厠濫名始則有傷文體繼且
害及士心臣仰荷
委任夙夜兢兢深懼不稱致誚遺賢謹偕臣希曾和
衷商榷悉心評隲于頭場定其學術于二場驗其醞
釀于三場覘其閎歷于涵濡
樂育之化至深而不偭高曾規矩者拔之前茅以示
其準其有才力可尚未臻粹美者附之副車以勸其
學至于偽體詖聞之士剽聲掠字之儒概加擯斥不
登甄選使多士周知
皇上旁求之至意寔欲因文以見道明俊以官人與

周之六物興賢漢之三科舉世不間今古本經術而
經世務非徒謂文采炳然宣
上德以盡忠孝已也日講起居注居官翰林院侍講
學士 臣 周系英謹序

周節婦傳

節婦姓湯氏宜興人考九上母年二十四歸同邑周起雲及期而起雲歿有遺腹子應華周氏故貧癯而起雲以上四世皆單傳無期功親起雲之歿也煢煢思母吳平年皆七十餘節婦治針黹以奉甘饋無匱乏舅姑既終天年節婦治喪葬以有禮見稱復迎養母沈撫其孤弟謹然無違色鄉里以為難節婦今春秋五十有六為華應娶子徐孫四某某

邑世臣應華余素未之識嘉慶戊辰九月應華不遠數百里渡大江視余于邗上辭色端謹既出其母氏行略以乞為文又示其中表叔吳君辰所為跋吳君

厚重不茍君子也僃稱節婦訓誨應華有法而應華能體母志持身無所失古人有言獲親有道不信于友不獲于親余既以吳君信應華又以所見于應華者信其母氏之教故撰集為傳以為後來徵信者采擇焉